

《汾河湾》（一名：《仁贵打雁》）

主要角色

薛仁贵：老生

柳金花：正旦

薛丁山：小生

情节

旧说部称唐薛仁贵从军征高丽，在外十数载，以积功洊升，官至平辽王。事平，衣锦归。将抵家，至汾河湾，见一儿童弯弓射雁，雁悉应弦落，矢无虚发。薛仁贵甚忌其技之神，而加乎己之上也。因乘其不备，抽矢殪之。及抵家门，复效《桑园会》中秋胡子、《武家坡》中滑头同宗弟兄薛平贵等之故事，伪作己友，并出金以戏言挑妻。其妻柳氏，适亦如秋胡妇及王宝钏之贞节，颇怒其无礼。薛仁贵乃知妻之无他，乃始直告己名，并历述投军时困苦状况，不爽毫厘，柳金花乃放之入。既而柳金花入厨治餐，薛仁贵见床下有童鞋一双，大滋疑窦，几至误杀柳金花。怒诘之再，始知己出门后，柳金花即生一子，取名丁山，今已头角峥嵘，英武奕奕矣。回忆当年束发从军时，柳金花固怀孕在身也。继问儿何在，柳金花告以往汾河湾射雁去未归。薛仁贵闻语愕然，再诘丁山服何服、冠何冠，柳金花一一语之。薛仁贵乃大惊悔，懊丧万状，方知向所射殪者即儿也。踌躇有顷，不得已以直告。柳金花闻语，悲痛欲死，伤感不已。相传薛丁山为王禅老祖渡去，授以武艺。及异日平西，父子始相遇云。

根据《戏考》第八册整理

【第一场】

（盖苏文上。）

盖苏文（点绛唇）
（白）

本命青龙，转世辽东，恨薛蛮，跨海争雄，逼某家刎海中。

某盖苏文阴魂是也。可恨仁贵，杀得某家全军覆没，将某赶至海岸，勒逼某家自刎江心。他今日官高爵显，父子团圆。今日午时三刻，他子丁山，定在汾河打雁。待某使个遮眼法，叫他亲自射死丁山，方消我心头之恨也！

（西皮原板）

可恨仁贵逼死俺，
叫他亲自射丁山。
驾起阴风往前蹿，
去到汾河索命还！

（盖苏文下。）

【第二场】

（柳金花上。）

柳金花（引子）
（念）
（白）

夫往长安，十八载，未见回还。

自从儿夫去投军，离别已有十八春。撇下母子难度食，打雁充饥过光阴。

奴家，柳氏金花。配夫薛仁贵，去至长安投军，不觉一十八载，杳无音信。撇下妻儿寒窑栖身，难以度日。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唤儿出来，去至汾河，打些雁儿，也好充饥。

丁山在哪里？

（薛丁山上。）

薛丁山（念）
（白）

吾父投军赴长安，叮咛取名唤丁山。

吓，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柳金花（白）

罢了，坐下。

薛丁山（白）

孩儿告坐。母亲唤孩儿出来，有何吩咐？

柳金花（白）

趁此天气晴和，我儿去至汾河湾前，打些雁儿回来，你我母子也好充饥。

薛丁山（白）

孩儿遵命。

柳金花（白）

听我吩咐：

(西皮原板) 母子们坐在寒窑院,
细听为娘说根源:
儿的父投军赴长安,
十八载不见转回还。
养吾儿不觉十八年,
指望儿坟台把土添。
儿打些雁儿早回转,
免得为娘挂心间。

薛丁山 (西皮摇板) 母亲不须嘱咐言,
孩儿句句记心间。
辞别了母亲出窑院,
汾河打雁走一遍。

(薛丁山下。)

柳金花 (西皮摇板) 吾的儿出了寒窑院,
不由为娘把心耽。
转身且把窑门关,
等候吾儿转回还。

(柳金花下。)

【第三场】

(王禅老祖上, 虎形上。)

王禅老祖 (西皮原板) 命虎儿带路往前趲,
去至汾河救丁山。
将身来在汾河边,
候白虎星官到此间。

(薛丁山上。)

薛丁山 (白) 走吓!
(西皮摇板) 辞别了母亲离窑院,
去向汾河打飞雁。
移步儿来至在汾河边,
空中来了一群雁。
腰间取出弓和箭,
对准宾鸿撒了弦。
金丝鲤鱼水面泛,
枪镖鲤鱼世间罕。
耳旁忽听銮铃响,
看是何人到此间。

薛仁贵 (内白) 马来!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摇板) 薛仁贵打马奔阳关,
扭回头望不见锦长安。
催马儿来到蒲州县,
十里铺前打过尖。
不觉已到汾河湾,
见一顽童射飞雁。
枪镖鲤鱼世罕见,
他的武艺占我前。
谁家生的麒麟子,
不知哪家的好奇男。
扳鞍离镫路旁站,
叫一声顽童听我言。

(白) 吓, 顽童请了。

薛丁山 (白) 请了。
 薛仁贵 (白) 在此则甚?
 薛丁山 (白) 在此打雁。
 薛仁贵 (白) 一箭能射几雁落地?
 薛丁山 (白) 一箭能射单雁落地。
 (作风声。盖苏文上。)
 薛仁贵 (白) 哈哈，军家一箭能射双雁落地。
 薛丁山 (白) 我却不信。
 薛仁贵 (白) 你若不信，试试你看。
 薛丁山 (白) 你若能射双雁落地，我就情愿拜你为师。
 薛仁贵 (白) 好，你将弓箭借我，射与你看!
 薛丁山 (白) 请拿去。
 薛仁贵 (西皮摇板) 这顽童人人可羨，
 世间哪有这奇男!
 (作雁叫声。)
 薛仁贵 (西皮摇板) 空中飞来一群雁，
 (盖苏文作势，下。)
 薛丁山 (白) 在哪里?
 薛仁贵 (西皮摇板) 对准宾鸿撒了弦!
 (薛丁山中箭，虎形背薛丁山。虎形、王禅老祖同下。)
 薛仁贵 (白) 哎呀，不料一箭将那顽童射死。只见猛虎背上山去。哎呀，倘若有人到此，看破机关，不当稳便。这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哦，啊，有了! 趁此无人之际，打马就走。正是：
 (念)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白) 走吓!
 (薛仁贵下。)

【第四场】

(柳金花上。)
 柳金花 (念) 吾儿去打雁，未见转回还。
 (白) 奴家柳金花，吾儿清晨走至汾河打雁。吓，日已晌午，怎么还不回来? 是我放心不下，咳，待我出得窑门，盼望吾儿回来便了。
 (西皮摇板) 丁山儿汾河去打雁，
 日已晌午不见还。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摇板) 适才间射死小英男，
 见一位大嫂坐窑前。
 前形好似柳金花，
 后影好像我妻房。
 扳鞍离镫将妻见……
 呀，我夫妻离别十八春。
 试试她的贞和节，
 然后再与她吐真言。
 (白) 呀，大嫂请来见礼。
 柳金花 (白) 奴家不便还礼，军爷莫非迷失路途?
 薛仁贵 (白) 非也! 我是特地来找名问姓。
 柳金花 (白)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薛仁贵 (白) 此人大大的有名。
 柳金花 (白) 是哪一个?
 薛仁贵 (白) 是那柳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名唤柳金花。
 柳金花 (白) 你敢是与她有亲?
 薛仁贵 (白) 无亲。

柳金花 (白) 敢是有故?

薛仁贵 (白) 无故。

柳金花 (白) 唔，非亲非故，问她则甚？哼哼，好没有来由！

薛仁贵 (白) 哈哈！大嫂非知。我与那薛大哥，一标吃粮，同营当兵。他今托我带得家书一封，故而动问。

柳金花 (白) 你是投书的么？

薛仁贵 (白) 正是。

柳金花 (白) 请军爷少待。

薛仁贵 (白) 大嫂请便。

(柳金花背对薛仁贵。)

柳金花 (白) 吓，我家丈夫去至长安投军，一十八载，杳无音信。至今才有家书，烦人带回。待我向前接书。呀，且慢，身上衣衫褴褛，只恐被他耻笑。哦，奴自有道理。

薛仁贵 (白) 吓，军爷，那柳奶奶出外去了，你将书信留下，我与你转达便了。

薛仁贵 (白) 哎，见了本人，方可交待。

柳金花 (白) 倘若不见本人呢？

薛仁贵 (白) 原书带回，打马就走！

柳金花 (白) 军爷，暂且请慢。

薛仁贵 (白) 敢是在家么？

柳金花 (白) 不是。

(柳金花背对薛仁贵。)

柳金花 (白) 且住，我若说了实话，只恐被他耻笑；如若不说实话，他就要原书带回。这这，这便如何是好？哦，有了。不免向前说了实话，他必然将书信留下。

薛仁贵 (白) 吓，军爷，你一定要见本人么？

薛仁贵 (白) 是吓。

柳金花 (白) 请远看。

薛仁贵 (白) 并无一人。

柳金花 (白) 近瞧。

薛仁贵 (白) 哦，大嫂莫非就是柳奶奶么？

柳金花 (白) 不敢，妾身就是仁贵之寒妻。

薛仁贵 (白) 方才失敬了。薛大嫂请来见礼。

柳金花 (白) 适才行过礼了。

薛仁贵 (白) 哈哈，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吓！

柳金花 (白) 哼，好个“礼多人不怪”！你拿来吓！

薛仁贵 (白) 拿什么吓？

柳金花 (白) 拿书信吓！

薛仁贵 (白) 哎呀，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柳金花 (白) 因何慌忙？

薛仁贵 (白) 咳，大嫂，是我自不小心，将那书信竟是失落了！

柳金花 (白) 军爷，将我家书失落，是何道理？

薛仁贵 (白) 咳，大嫂，失落你家家书到还不致紧要，如今却又一桩要事。

柳金花 (白) 什么要事？

薛仁贵 (白) 有道是“报喜不报忧”。

柳金花 (白) 怎么是“报喜不报忧”？

(薛仁贵背对柳金花。)

薛仁贵 (白) 哎，我来唬她一唬，试试她的贞烈如何。

柳金花 (白) 吓，大嫂，那薛大哥得了伤寒病症，他竟死了！

薛仁贵 (白) 你，你待怎讲？

薛仁贵 (白) 他竟死了！

柳金花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我哭，哭一声薛郎夫，
叫，叫一声仁贵夫吓！
你投军一十八载杳无音信，
到今日才得信你怎么命归阴？

薛仁贵 (白) 哈哈! 大嫂你也不必哭了, 有道是死了穿红的, 还有穿绿的。

柳金花 (白) 吓, 你才怎讲?

薛仁贵 (白) 大嫂听了: 只那年薛大哥借了我五十两银子, 本利全无。他临终之时, 将俺唤到, 他就亲口言道: “咳, 老兄台, 我借你五十两银子, 今生今世不能交还。我家有一妻室, 名叫柳氏金花。权作此银, 绝卖与你, 任你为妻作妾。”来来, 随咱上马去吧!

柳金花 (白) 此事当真?

薛仁贵 (白) 哪个与你撒谎。

柳金花 (白) 哇! 贼子吓!

薛仁贵 (白) 阿阿, 他就骂起来了!

柳金花 (西皮摇板) 骂声贼子好大胆,
竟敢在此出狂言!
倘若有人来看见,
男女交言祸非浅。

薛仁贵 (白) 来来, 随俺走吧!

柳金花 (白) 哎, 我不是柳金花。

薛仁贵 (白) 柳金花在哪里?

柳金花 (白) 在那里!

(西皮摇板) 朦哄贼子回头看,
急忙就把窑门关。

薛仁贵 (白) 吓吓, 你怎么将门关上了?

柳金花 (白) 遇着你这样的人, 不得不关上门户。

薛仁贵 (白) 柳氏, 你将门儿开了吧, 你的丈夫回来了!

(柳金花想。)

柳金花 (白) 吓,
(西皮快板) 适才你道吃粮汉,
如今怎说我夫还。
在哪里分别在哪里见,
从头至尾说根源。
你若说得不差错,
果是我夫转回还。
倘若一字不完全,
夫妻们见面在阴间。

薛仁贵 (白) 你开了门才能讲话。

柳金花 (白) 需要说明, 放好开门。

薛仁贵 (白) 哎吓, 妻吓!

柳金花 (白) 你想叫妻?

薛仁贵 (白) 想叫妻。

柳金花 (白) 爱叫妻?

薛仁贵 (白) 爱叫妻。

柳金花 (白) 哇! 想叫妻, 爱叫妻, 你快回去叫你妈的妻吧!

薛仁贵 (白) 吓吓, 这是什么话?

柳金花 (白) 时才你在窑外, 叫我什么?

薛仁贵 (白) 方才窑外叫你“大嫂”吓!

柳金花 (白) 你就照前叫来!

薛仁贵 (白) 是是。
(西皮导板) 柳氏妻稳坐寒窑院,
(西皮原板) 听我将当年事细对你言:
家住绛州龙门县,
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
幼年间父早亡母又丧命,
撇下了我仁贵无处存身。
常言道姻缘一线定,

柳家庄上招了亲。
 你的父厌贫心太狠，
 将你夫妻赶出了门庭。
 夫妻双双无投奔，
 破瓦寒窑把身存。
 每日里在窑中苦难尽，
 没奈何立志去投军。
 结交下弟兄周青等，
 跨海征东把贼平。
 幸喜狼烟俱扫尽，
 保定圣驾转回京。
 前三日修下辞王表，
 特地前来探望柳家村。
 我的妻你若不相信，
 来来来，算一算，算来算去十八年。
 他那里讲我这里听，
 连来带去十八年。
 开了门户忙相见，

柳金花 (西皮快板)

(柳金花开门，关门。)

薛仁贵 (白) 吓吓，你为何将门又关吓？
 柳金花 (白) 非是将门又关，哎，看你有些不像。
 薛仁贵 (白) 怎么说是不像？
 柳金花 (白) 你怎么长了胡子了？
 薛仁贵 (白) 哎，贤妻，你我分别一十八载，怎么说我长了胡子？你也老了，你去照照。
 柳金花 (白) 咳，寒窑里面哪有镜子？
 薛仁贵 (白) 水盆里面，也可照照。
 柳金花 (白) 是吓，
 (西皮摇板) 寒来暑往又一年。
 夫妻们相会寒窑前，
 待我端了水盆看，

(柳金花看。)

柳金花 (白) 呀，不好了。
 (西皮快板) 十八年老了柳玉环。
 开了窑门用目看，
 果然是亲夫转回还，
 夫妻双双坐对面，
 问丈夫做的是什么官？
 薛仁贵 (白) 从前我做的什么官？
 柳金花 (白) 是个火头军。
 薛仁贵 (白) 如今做了军火头了！
 柳金花 (白) 军火头是什么官职？
 薛仁贵 (白) 铡料喂马。
 柳金花 (白) 哎呀，好苦吓！你去了一十八载，还是个火头军吓！

(柳金花哭。)

薛仁贵 (白) 列位，看这婆娘，听我说做了军火头，她竟哭起来了！

(薛仁贵取印。)

薛仁贵 (白) 贤妻，你看是什么？
 柳金花 (白) 这是块生黄铜。
 薛仁贵 (白) 哈哈，你真冒失。这是平辽王四十八两的黄金印，怎说是块生黄铜？
 柳金花 (白) 真的么？
 薛仁贵 (白) 如今你是个一品夫人了吓！
 柳金花 (白) 哈哈，一品夫人了！
 薛仁贵 (白) 正是。

柳金花 (白) 薛郎你吃了饭没有?
 薛仁贵 (白) 哈哈, 你我夫妻讲了半天的话, 是哪个吃了饭了?
 柳金花 (白) 待我取来。
 薛仁贵 (白) 这是什么?
 柳金花 (白) 这是鱼羹。
 薛仁贵 (白) 你哪里有这些玉羹?
 柳金花 (白) 自然有的。待我打扫打扫, 你好安眠了吧。
 (薛仁贵搜。)
 薛仁贵 (白) 吓, 这双男鞋, 她哪里来的? 阿阿, 是了, 想我投军去了一十八载, 哎, 定是有人与她作了勾当。不免将她杀了吧!
 柳金花 (白) 哎, 薛郎, 你敢是疯了?
 薛仁贵 (白) 咳, 你这贱人做的好事!
 柳金花 (白) 吓, 我做的什么事?
 薛仁贵 (白) 哼哼, 你难道不知, 还来问我?
 柳金花 (白) 吓, 薛郎, 你莫非看出什么来了?
 薛仁贵 (白) 哽, 那个自然!
 柳金花 (白) 哎, 薛郎, 有道是“拿贼见赃, 捉奸要双”。拿来我看。
 薛仁贵 (白) 拿去看来!
 (柳金花拾鞋。)
 柳金花 (白) 咄, 薛郎, 嘿嘿, 这穿鞋的人, 你还不知道么?
 薛仁贵 (白) 乃是哪个?
 柳金花 (白) 嘿嘿, 这个人吓, 哎, 我还每日离不了他!
 薛仁贵 (白) 哎, 离不了他!
 柳金花 (白) 我还与他同吃同坐, 同床安眠。
 薛仁贵 (白) 暖唷!
 柳金花 (白) 哼哼, 你看这个人, 气得只么样了? 嘿嘿, 我还来气他一气!
 吓, 薛郎, 你问这个人吓, 乃是我的亲亲热热的亲儿子!
 薛仁贵 (白) 咳, 我离家一十八载, 哼哼, 哪有这样大的儿子?
 柳金花 (白) 哎, 薛郎, 你往长安投军时节, 是我身怀有孕。你叮咛嘱咐, 欲若生男取名“丁山”, 养女名唤“金莲”。这就是亲儿丁山的鞋。你来杀了我吧, 你来杀了我吧!
 (薛仁贵愣。)
 柳金花 (白) 咳, 苦吓! 想我寒窑受苦一十八载, 这无义的强盗, 今日才得回来, 我险些被他杀了吓!
 (柳金花哭。)
 薛仁贵 (白) 吓, 贤妻, 是我一时莽撞。哪哪, 卑人与你赔个礼儿!
 (薛仁贵跪。)
 柳金花 (白) 我与你作上一揖。
 薛仁贵 (白) 哎, 难道叫我跪死不成么? 吓, 娘子不要恼了!
 柳金花 (白) 你不杀了, 起来吧。
 薛仁贵 (白) 阿阿, 谢娘子。如今吾儿哪里去了?
 柳金花 (白) 汾河打雁去了。
 (薛仁贵惊。)
 薛仁贵 (白) 哦, 汾河打雁去了……吾儿头带什么?
 柳金花 (白) 青毡帽。
 薛仁贵 (白) 身穿?
 柳金花 (白) 蓝布袄。
 薛仁贵 (白) 左手?
 柳金花 (白) 桑木弓。
 薛仁贵 (白) 右手?
 柳金花 (白) 打鱼标。
 薛仁贵 (白) 哎呀!
 (薛仁贵晕。)

柳金花 (白) 哈哈, 看这个人吓, 听说有了儿子, 叹了口气, 怎么死了?
(柳金花摸薛仁贵。)

柳金花 (白) 呀, 薛郎薛郎, 薛郎醒来。
薛仁贵 (西皮导板) 我哭一声丁山儿,
(西皮摇板) 我叫, 叫一声短命的儿吓!

柳金花 (白) 吓, 薛郎, 你听说有了儿子, 为何哭起来了?
薛仁贵 (白) 咳, 贤妻有所不知。是俺经过汾河湾前, 见一顽童, 与你说来穿戴, 一无差错。
柳金花 (白) 你既见他, 如今他往哪里去了?
薛仁贵 (白) 咳, 为丈夫的, 见一斑澜猛虎, 想要吃他.....
柳金花 (白) 如今吾儿, 怎么样了?
薛仁贵 (白) 咳, 卑人一时错误, 竟被我将他射死了!
柳金花 (白) 怎么样?
薛仁贵 (白) 射死了!
柳金花 (白) 哎呀!
(柳金花晕。)

薛仁贵 (白) 哎呀, 贤妻醒来, 贤妻醒来!
柳金花 (西皮导板) 我哭一声短命儿,
(西皮摇板) 我叫, 叫一声丁山儿吓!
(白) 你你, 你才回来, 就把吾儿射死了吓!
薛仁贵 (白) 贤妻不必啼哭, 如今吾儿还不曾死。
柳金花 (白) 哪里去了?
薛仁贵 (白) 见一猛虎, 背了吾儿, 扒山越岭去了。你也不必啼哭, 日后定有相会之期。随了卑人, 同享荣华去吧。

柳金花 (白) 哎呀, 儿吓!
(薛仁贵、柳金花同下。)

(完)